

不願作奴隸的田漢——站起來了嗎？



田漢【1898 — 1968】

起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前進！前進！進！

《義勇軍進行曲》¹是一首讓人唱起來熱血沸騰的歌曲，凝聚的不僅僅是作者的心血，更是那個特殊年代一個民族的心聲。然而，民族只是個宏大敘述的名詞，有血有肉的個體、作者田漢歲末所經歷的那段苦難深重的人生，留給我們的記憶，永遠比民族這個空洞的概念要重要的多。

田漢生於 20 世紀末長沙的一戶農家（1898 年 3 月 12 日

出生），相比毛澤東晚出生幾年的光景，他 9 歲喪父，三兄弟全倚仗母親養育成人。然三兄弟當中，數田漢受教育最多，自然日後也相比其他兩兄弟也就出息多了；成為了戲劇界、現代話劇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對於田漢的人生，幫助最得力的除了母親支持他受教育之外，還有他的舅父易象（梅園、梅臣）；在田漢的心目中，易象是“知我最甚、愛我最深、責我最力”的，資助去日本留學，還將愛女嫁給了他²。

年輕的田漢，除了多才多情之外，更是個有思想抱負的人。參加過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創造社、與妻子易漱瑜創辦《南國半月刊》、繼而組織南國電影劇社、也擔任過上海藝術大學的校長，與歐陽予倩、周信芳等舉辦藝術魚龍會，成立南國社及南園藝術學院、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等等，他的前半生可謂建樹豐富，碩果累累。

1932 年，經劉保羅的介紹，加入共產黨（瞿秋白是監誓人）。1934 年，創作了他的傳世之作——《義勇軍進行曲》；次年坐國民黨的牢，後經徐悲鴻、宗白華、張道藩保釋出獄，被軟禁於南京，但都毫髮無損；1937 年，中共代表團到達南京，審查了田漢被捕後的表現，恢復了他的組織關係。

之後，田漢的人生，於 1949 年走到人生的頂峰，他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建國後的他，也算混的風生水起。三反五反中，如履平地；反右運動中，主持批判吳祖光的座談會，出席揭發右派分子的座談會（1957 年），自己也因《為演員的青春請命》、《必須切實關心並改善藝人的生活》兩篇文章受到批判，但與同時期受到批判的人相比，只能算青蜓點水了；其創作的《關漢卿》（1958 年）、《謝瑤環》（1961 年）獲得了‘為民請命’的

聲譽，參加各種政治活動（1949、1957 年出訪蘇聯、1963 年出訪朝鮮），頭銜眾多、光環閃爍。

然而，好運的人生，從 1964 年開始，就赫然停止了。曾經批判別人的田漢，這回也輪到別人批判田漢了。

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文聯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應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去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³

緊接著，田漢的《謝瑤環》被批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⁴。1965 年 1 月，全國政協四屆一次會議舉行。在政協文藝組的會上，在人大、政協文藝界代表的座談會上，不斷受到批判。那些昔日對他仰慕備至、尊之為師的演員們，一齊向他開炮。同時，劇協免去了他黨組書記的職務，67 歲的田漢，被下放到京郊順義縣牛欄山公社“勞動鍛煉”，並被要求繼續作懺悔式的“檢討”。

1966 年 1 月，《劇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掀起了批判田漢及其《謝瑤環》的高潮；7 月，田漢被集中到社會主義學院接受“教育”和批評，並要求揭發周揚的問題；8 月，“紅衛兵”每半個小時就把他押到文聯車庫平臺上“示眾批鬥”一次，批鬥的高潮過後，就被放回貼滿大字報的家中；12 月，有關部門把他從家中押走，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其子田申，在《我的父親田漢》一書的前言及正文中，有過如下描寫：

1966 年 12 月，聽說父親在家裏被‘四人幫’抓了去，從此音信全無。我們全家人都受到‘株連’，家裏就只剩下九十多歲高齡的祖母和始終陪伴著她人老家的忠心不移的紹益妹。祖母始終堅信兒子會回來，

因為 1935 年 2 月父親在上海被捕，後來又轉押到南京國民黨監獄，她還去探過監，送過飯，最後兒子還是放了出來，但是這一次，她日復一日地坐在院子裏苦盼，卻直到 1971 年的冬天，她老人家與世長辭，也沒有盼來丁點兒的消息。⁵

.....

專案組要醫護人員劃清界線不能與病人講話，說‘李伍’是黑人，審訊時專案組人員進去，醫護人員出來，記憶中，李伍受審後還要寫交待材料。

我對李伍印象最深的一點，他被整的很傻，警衛戰士特別狠，有一次他大便拉在地上，戰士訓他逼他自己搞乾淨，把大便打掃到廁所，有一次聽李伍講：‘我還有個媽媽，我想我的媽，你們讓我回去看看她吧’。他被整得很慘，當時病房的窗子都是釘死的。

李伍精神上被整的很麻木，不允許家屬去看，完全與外界隔絕，死後，屍體拖到太平間，醫護人員就不知道了。⁶

1949 年，田漢建議去掉鐮刀、斧頭的五星紅旗——32 號方案被採用作為國旗⁷；他的作品《義勇軍進行曲》被推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受到了舉國及全世界敬重的禮遇。然而，這位“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1968 年 12 月 10 日，因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療，死於 301 醫院。死前，還在接受組織的審查，並寫交代材料。

田漢在他的人生最後歲月，寫過兩首詩。其中一首，寫於 1967 年 7 月 1 日：

先烈熱血灑神州，我等後輩有何求。

沿著主席道路走，堅貞何惜拋我頭。⁸

一首寫於 1967 年 9 月 25 日：

締造艱難十八年，神州真見舜堯天。

擊金祥鼓豐收報，錦字紅書火炬傳。

海外鬥爭雄似虎，宮前戲舞妙如仙。

美蔣枉自相驕矜，七億吾民莫比堅。⁹

從《我的父親田漢》中“田漢之死”可以看出，現代戲劇的奠基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者田漢，到死都不明白什麼才是奴隸的生活；到死都認為“神州真見舜堯天”！然而，他心目中的‘舜堯’，正是讓他死不能用真名（李伍）、死無葬身之地（骨灰也不會留下）的始作俑者。

相關注釋：

1、《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於1934年。1949年7月10日，經政協常委會籌備會批准，向全國徵集國歌、國旗等議案；1949年9月25日晚，毛澤東、周恩來主持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議室召開國歌、國旗等問題座談會，《義勇軍進行曲》從徵集的632首歌詞中脫穎而出，馬敘倫、徐悲鴻等提議用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暫代國歌；1949年9月27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體會議，《義勇軍進行曲》被確定為代國歌。——《我的父親田漢》第004、137、138頁、《田漢全集：第二十卷·書信、日記、難中自述》第594、603頁、《田漢年譜》第424頁、《田漢文集·第16卷》第598頁。

2、易象，田漢的舅舅，也是田漢的岳父；1920年12月25日，被軍閥趙恒惕在長沙木牌樓殺害，禍因受孫中山之命，策動趙逐譚延闓。——《我的父親田漢》第4、25頁、《戲曲魂：田漢評傳》第307、308、309頁、《田漢自述》第78、87頁。易象之女易漱瑜嫁給田漢，1925年因病去世；去世前向田漢推薦了其中學同學黃大林，黃大林於1927年成為田漢的第二任妻子。——《田漢自述》第92頁、《田漢》第51頁。

3、毛澤東在《關於文聯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的第二個批示，此批示於1964年7月11日作為正式文件下發。——《中國學術界大事記1919-1985》第235頁。

4、田漢創作的京劇《謝瑤環》，1961年由中國京劇院的杜近芳演出，獲得‘爲民請命’的稱譽。文革中，因爲《謝瑤環》有句唱詞引用李世民的‘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成了田漢‘顛覆人民政府’的罪證；這部‘爲民請命’的劇，成爲了‘大毒草’。——《田漢自述》第194頁、《我的父親田漢》第162、163頁、《田漢全集：第二十卷、書信、日記、難中自述》第610頁、《田漢文集：第十六卷》第604頁。

5、田漢的兒子田申，在其《我的父親田漢》的前言中，描述父親帶走後，田漢的母親日夜盼著兒子的歸來，可是，到死也不知自己兒子是死是活。田漢的母親死於1971年底，其實她的兒子，早她三年就受折磨而死了（1968年12月10日）。——《我的父親田漢》第001頁。

6、一位護士，文革後回憶病人李伍，‘李伍’是專案組爲了隱藏田漢的身份，而給他另外取的名字。——《我的父親田漢》第171頁。

7、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京開幕，會議決定成立國旗、國歌等擬定小組；7月10日籌備會向全國發出徵集國歌、國旗等議案。上海曾聯松送來的五星紅旗方案，經過修改後最終被定爲國旗（曾送來的方案中，最大的星中有鐮刀與斧頭的圖形，與蘇聯國旗相似，經田漢建議去除鐮刀與斧頭的圖形）。——《我的父親田漢》第003、004、137頁、《天安門百年聚焦》第60、63頁、《他們影響中國》第003、004、005、006頁。

8、9、這是田漢一生中，最後歲月寫的兩首詩，詩中把毛澤東的統治比喻成舜堯。也就是在田漢所謂的舜堯時代，1966年到1968年，這兩年時間，田漢不僅沒有自由可言，不能見自己的親娘也不能見自己的老婆與孩子，還要受到肉體與靈魂的種種折磨；如果他還能聽見自己的聲音——‘我還有個媽媽，我想我的媽，你們讓我回去看看她吧’，那麼還能‘沿著主席道路走’、還能‘堅貞何惜拋我頭’、還能‘莫比堅’，那麼只能說明，曾那個寫‘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田漢，其實早就已經死了。——《田漢：狂飆中落葉翻飛》第89頁、《戲曲魂：田漢評傳》第727頁、《我的父親田漢》第170頁、《田漢評傳》田本相版第399、400頁。